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九輯
沈雲龍主編

贛皖湘鄂視察記

陳慶雅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九輯

精裝十四冊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雲龍

發行人：李振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三六五九號

印刷者：美明美術印刷廠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

有 權 版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陳慶雅著

贛皖湘鄂視察記

跋

本書著者陳廣雅先生於去年秋間，旅行各地，以所見聞，寫成報紙通信，公諸社會。吾人既喜在本館內有此忠實耐苦之通信記者，而讀其文，又能將社會各方面實況，用其圓潤流暢之筆墨，深刻描寫，如有聲電影之傳聲繪影，使人讀之，樂而忘倦，彌覺欣佩。茲以陳君回國後，有意將其在申報逐次發表之通信，彙為一編，印成單行本，申報總主筆張蓮和先生亦同意，爰為重排發行。憶新聞界前輩黃遠生先生有言：新聞記者須有四能：（一）腦筋能想；（二）腿腳能奔走；（三）耳能聽；（四）手能寫。陳君之通信，其能盡此四者之能事乎？讀者閱覽全書後，當能自斷之。

陳君於去春曾赴華北視察抗日戰況，亦有通訊若干篇載於申報，茲選出十三篇作為附錄，一以紀念華北抗日戰役為國犧牲之軍民，一以警惕國人，使於注意安內之時不忘禦侮。讀本書者幸勿以其為附錄而忽視焉。

張序

距今二十年前，黃遠生君任本報通信時，嘗紀述外交新大樓事，附函云：「僕此文純以客觀述之，今後將力避主觀，蓋其時已有所感也。」後爲庸言報週年紀念撰文，亦申述其「改變主觀態度而易爲客觀」之意。其言曰：「綜合事實而後下一判斷之主張，較之憑恃理想所發揮之空論，尤爲寶貴。若令吾人所綜合之事實尚未足令吾人下筆判斷之時，則與其妄發主張，貽後之懺悔，不如僅僅提出事實，以供吾曹及社會異日之參考資料，而決不急急於有主張。」此可謂知言也。中國今當危急存亡之交，主張紛興。其根據客觀事實而立言者固大有其人，而如遠生所指之「憑恃理想所發揮之空論」，則頗居多數。吾人服務新聞界，使命所在，爲發表種種客觀的事實，以助國人對於現實狀況之認識。顧平日報紙所發表者，或爲一特殊之事件，或爲某一問題之局部資料，欲就此以作綜合之觀察，猶嫌未足。陳君賡雅於二十二年春，既由本報特派赴華北視察抗日戰爭情形，夏間又爲中山文化教育館赴贛皖湘鄂四省調查剿匪收復區域實況，而仍兼任本報

特派通訊員。歷秋而冬，經時五月，足跡深入四省農村。其所撰通訊稿，逐次刊登於本報，頗為讀者所注意。頃陳君有集其陸續發表諸篇印為單行本之意，并索序於余。余維陳君年富任勞，不憚跋涉，且具有敏銳之觀察力。此後倘能更得機會，自四省而遍歷全中國，記其民生疾苦，地方榮瘁，綜合的報告於國人，則所貢獻當更有進於此者。然則此雖小冊，亦大輅之椎輪已。爰記遠生之言而為之序。

蘊和

自序

目前國難之嚴重者對外莫若遼吉黑熱之喪亡，對內莫若贛皖湘鄂赤區之久未收復。政府乃揭櫈攘外必先安內之策，結集大軍，從事圍剿。吾人對此關係國運之大舉，當不能不予以深切之注意。至被難區域之「農村崩潰」究已成何種現象？「興復工作」應從何處着手？而新近收復之赤區，土地雖經分配，田畝仍多荒蕪，廬舍坯塢，民苦流離，究應如何整理救濟，俾得安定民生？凡此種種，欲求有一適當之解答，自不能不就各該問題之本身，先求實際之資料，然後始易洞察其癥結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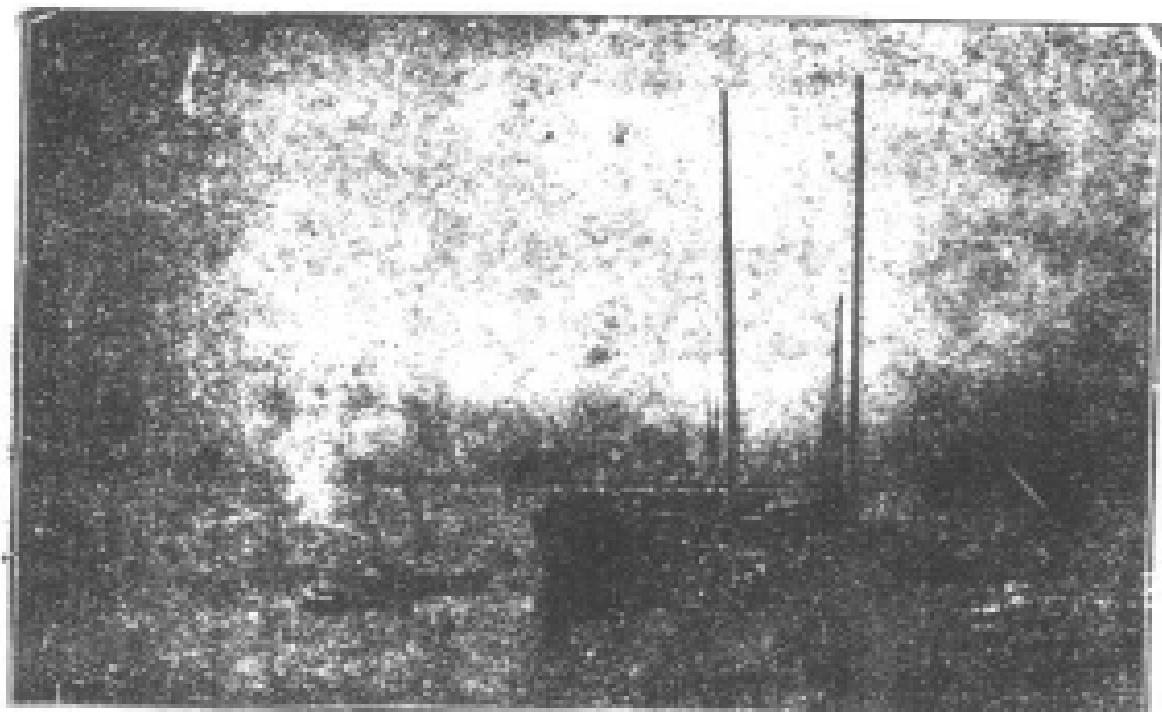
著者於客年夏間，參加中山文化教育館農村土地經濟調查團工作，特作贛皖湘鄂之行，經時五月，遍走各收復區及交界地，凡五十餘縣。舉凡較有意義之見聞，概以客觀態度，就事記述，不加絲毫渲染，尤未妄抒議論。綜計前後計三十五篇，曾在申報依次發表。茲承總主筆張先生蘊和贊助，刊印單本，並承申報月刊社列入叢書，為之發行，於此敬致深切之謝意。

今原稿將上梓，特書其緣起於此。再炎黎聚，自感慚怍，若藉此得能爲社會人士之一參考，則幸甚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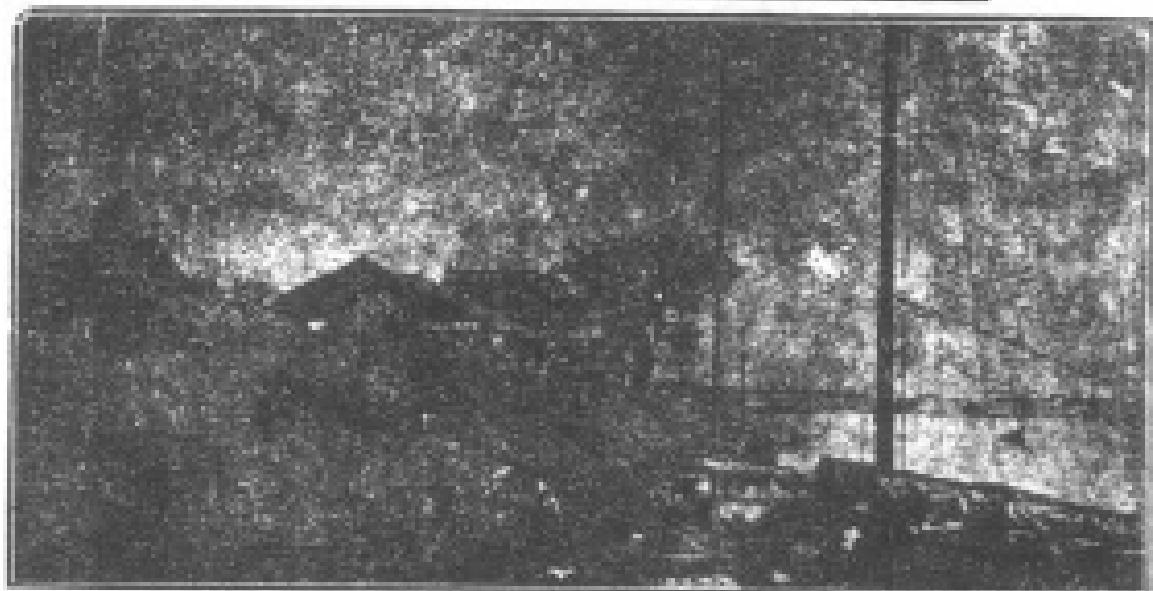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二十日陳廣雅作於中山文化教育館。

四幅金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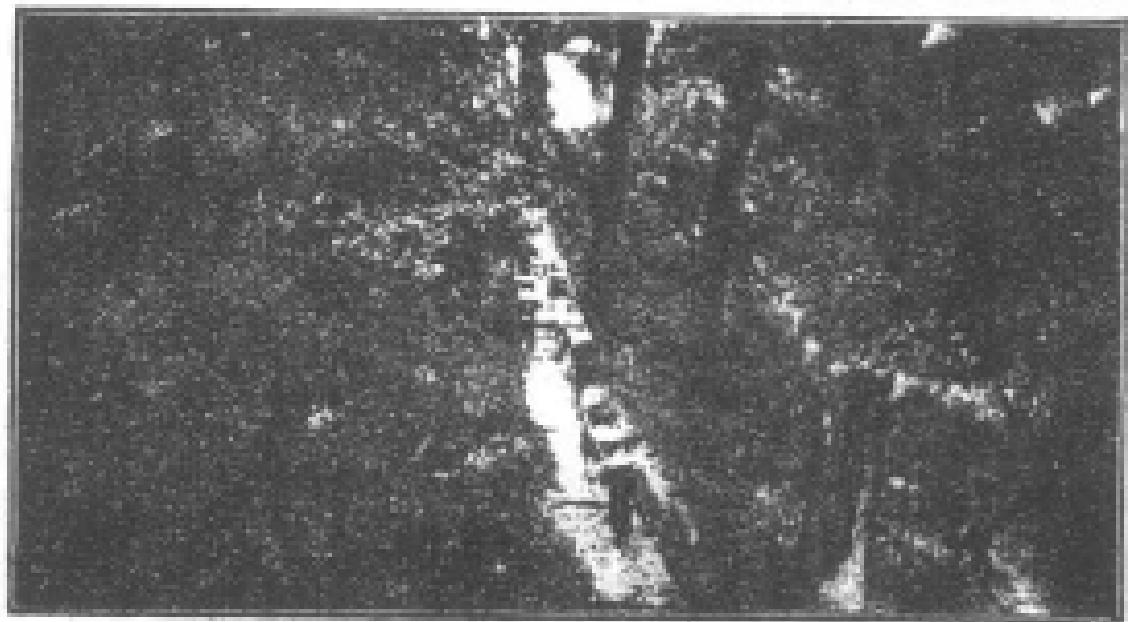
晚江
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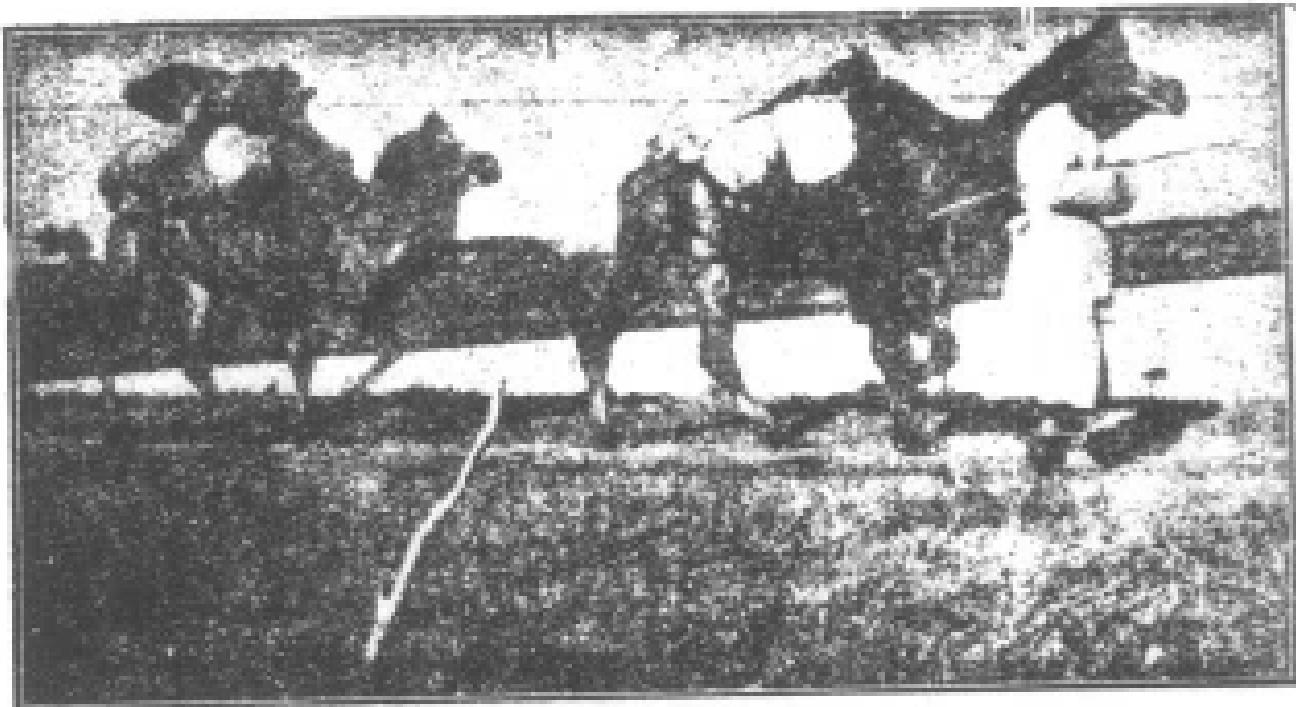


晚江
景



三幅晚景
(右幅有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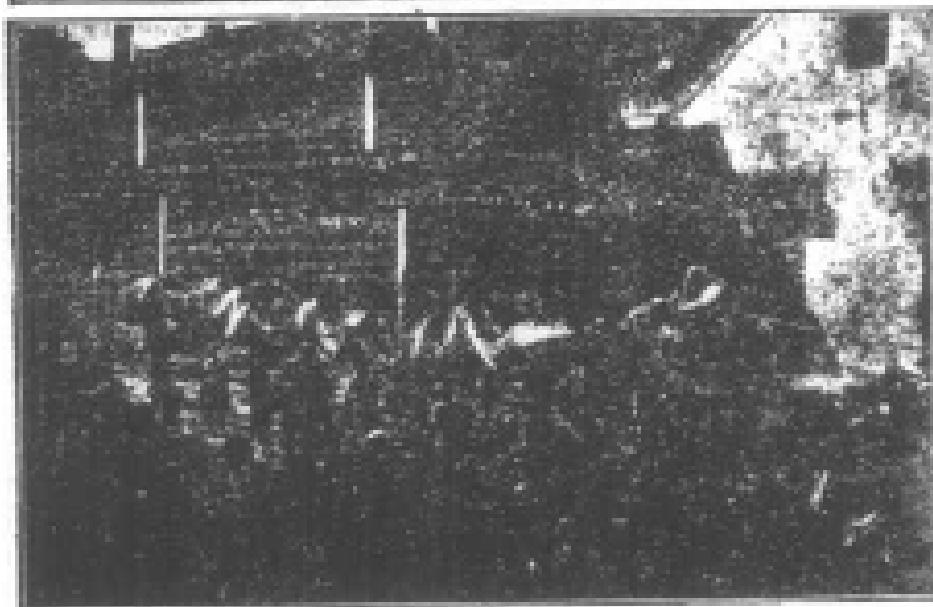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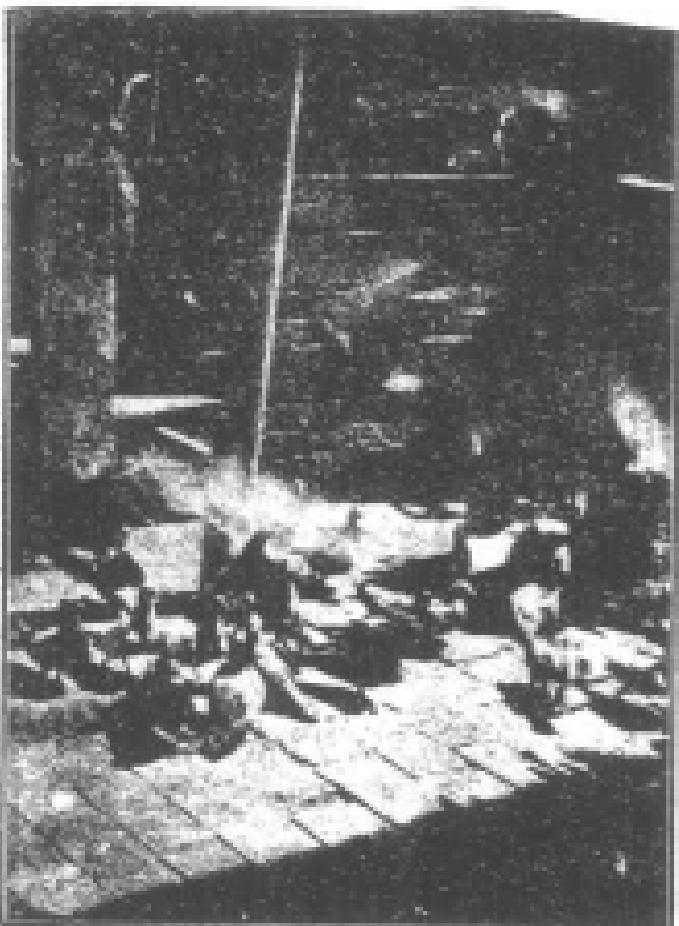
吐魯番

(上)駱駝之交易
(安西今屬河西省)

一斑

(下)葡萄園





品產廟宇烏州濱南河——晚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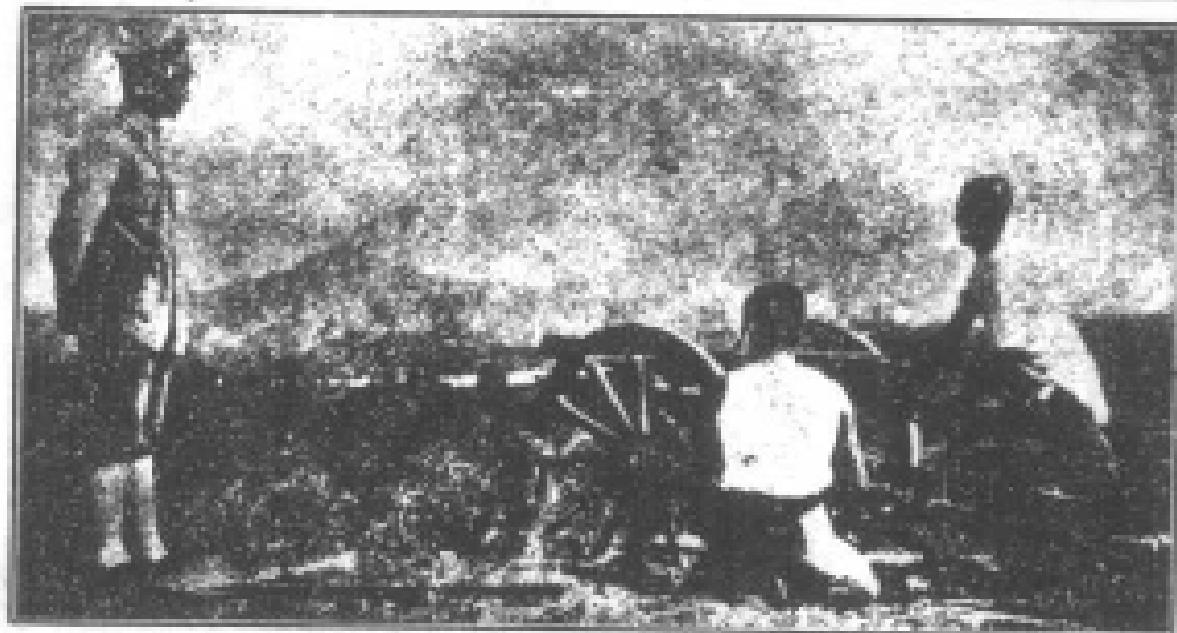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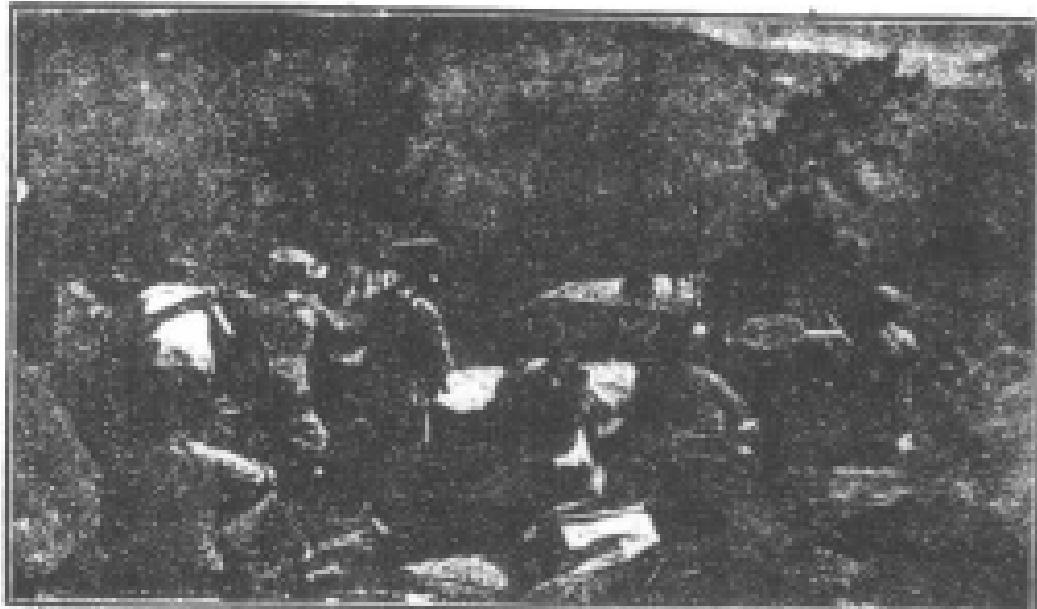
嫌異之甚謝大(左)

(松窗畫室) 女衣脫之速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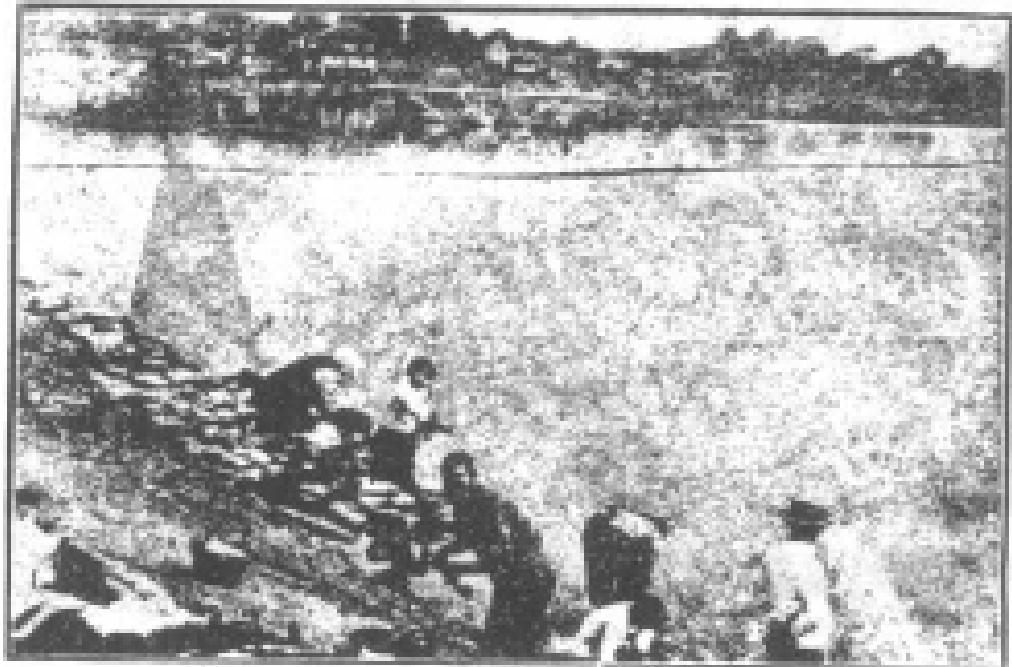


軍事畫報

軍訓中戰場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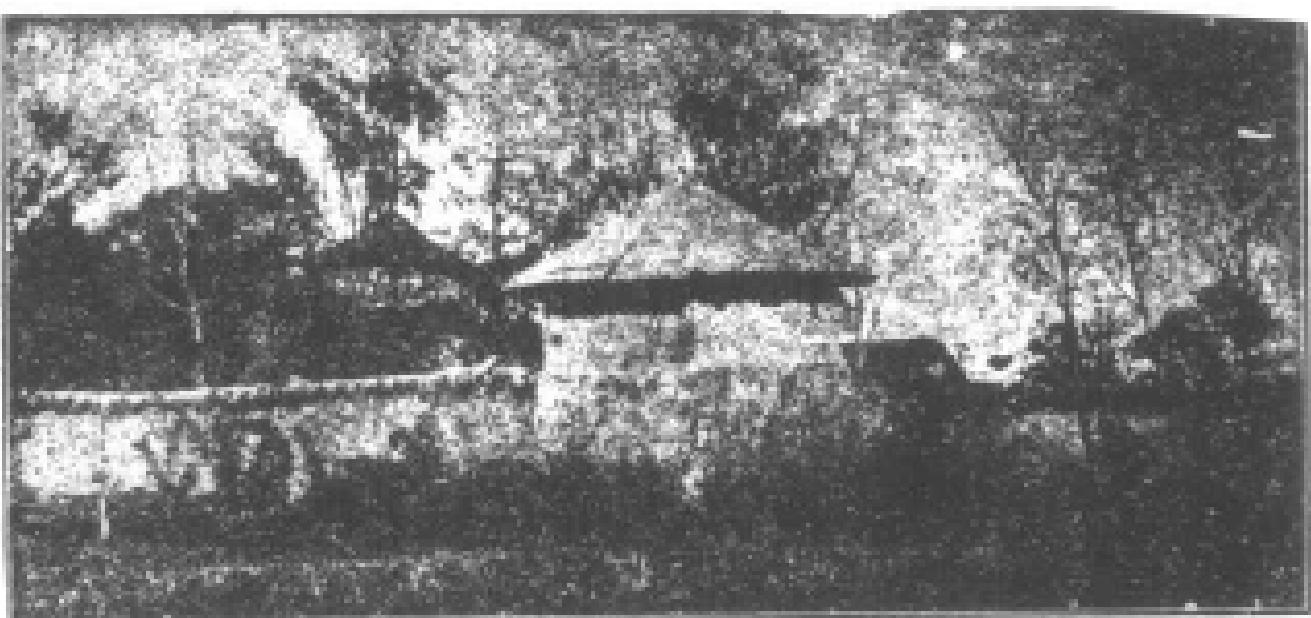


(左)九江南門頭之水上飛機場
(上)軍訓場之場



五
程

(1933年) 江蘇蘇州
(2) 蘇州城北廣濟橋
蘇州水務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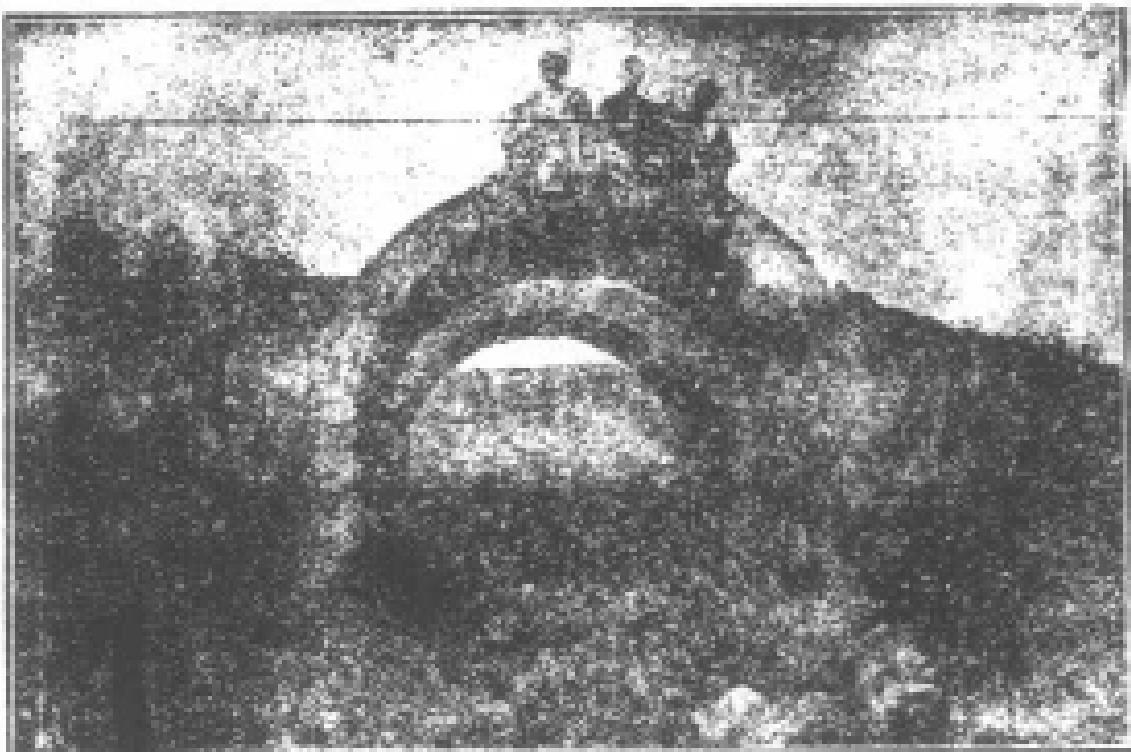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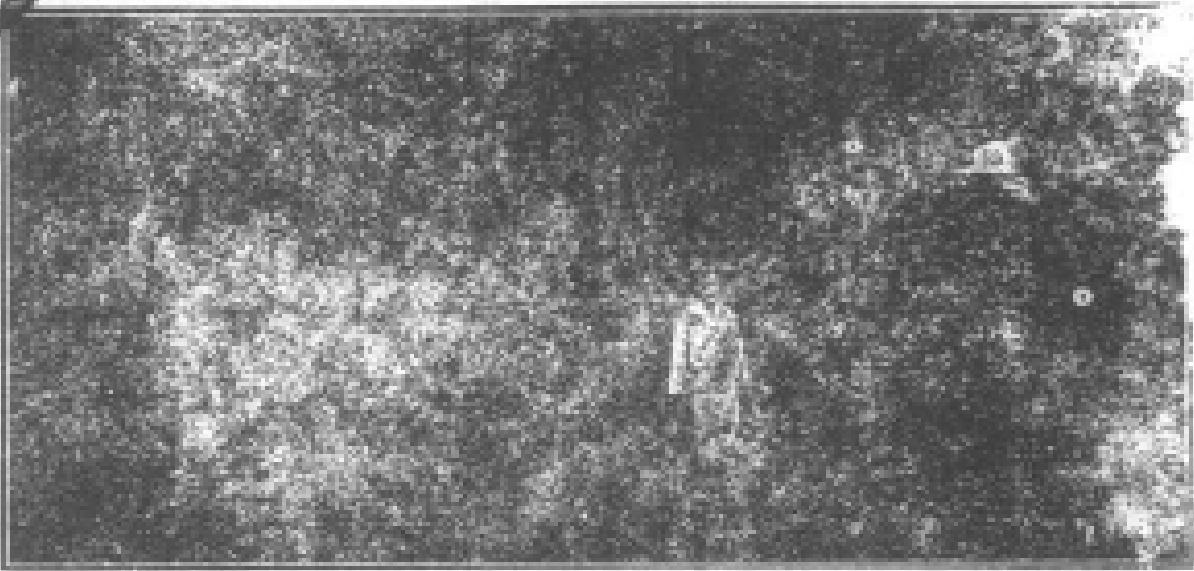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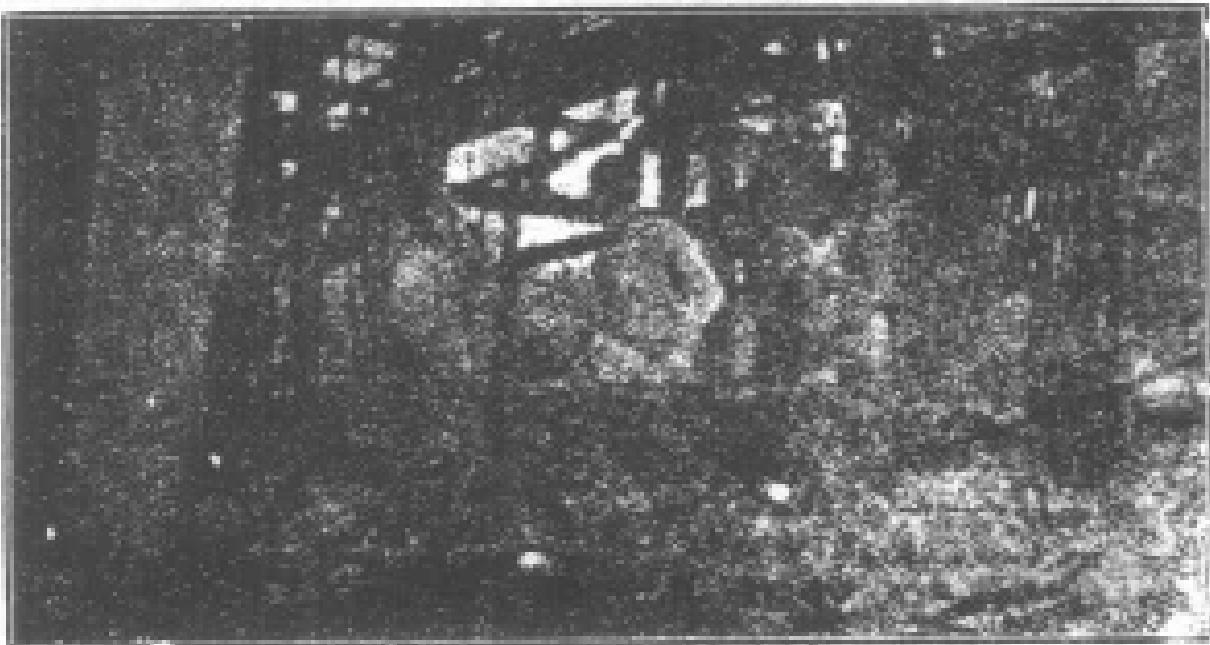


破壞水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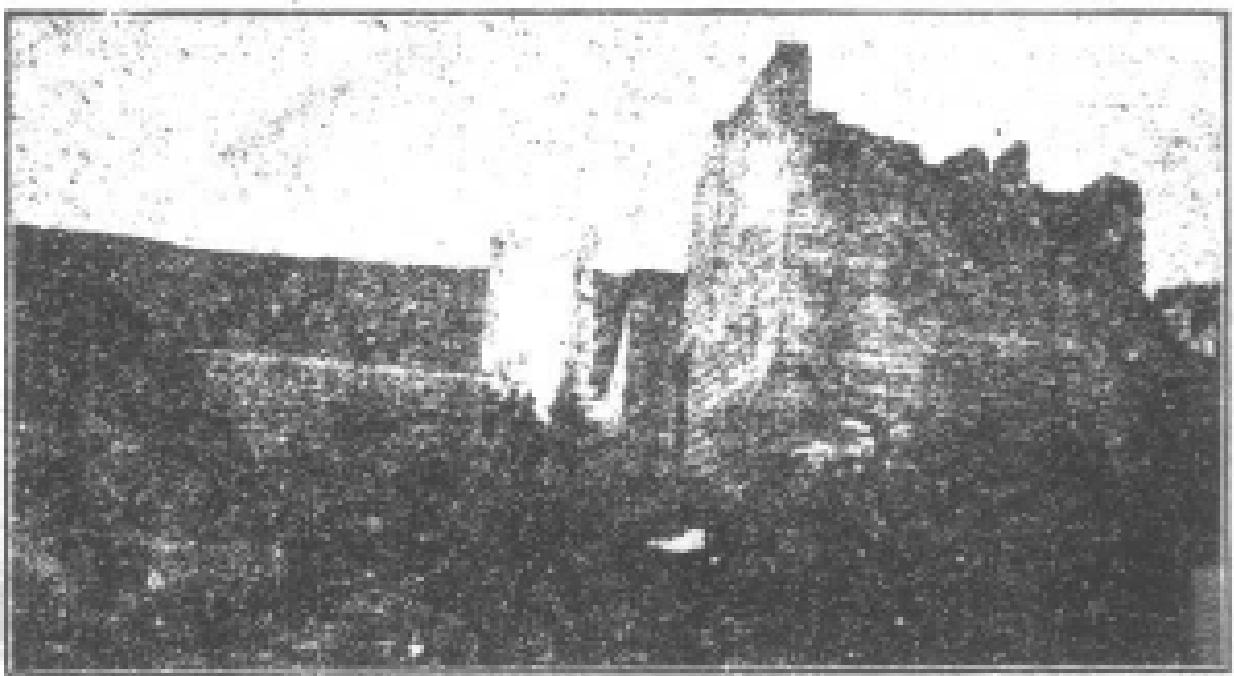
（新嘉坡）
（新嘉坡）
（新嘉坡）

（新嘉坡）（新嘉坡）（新嘉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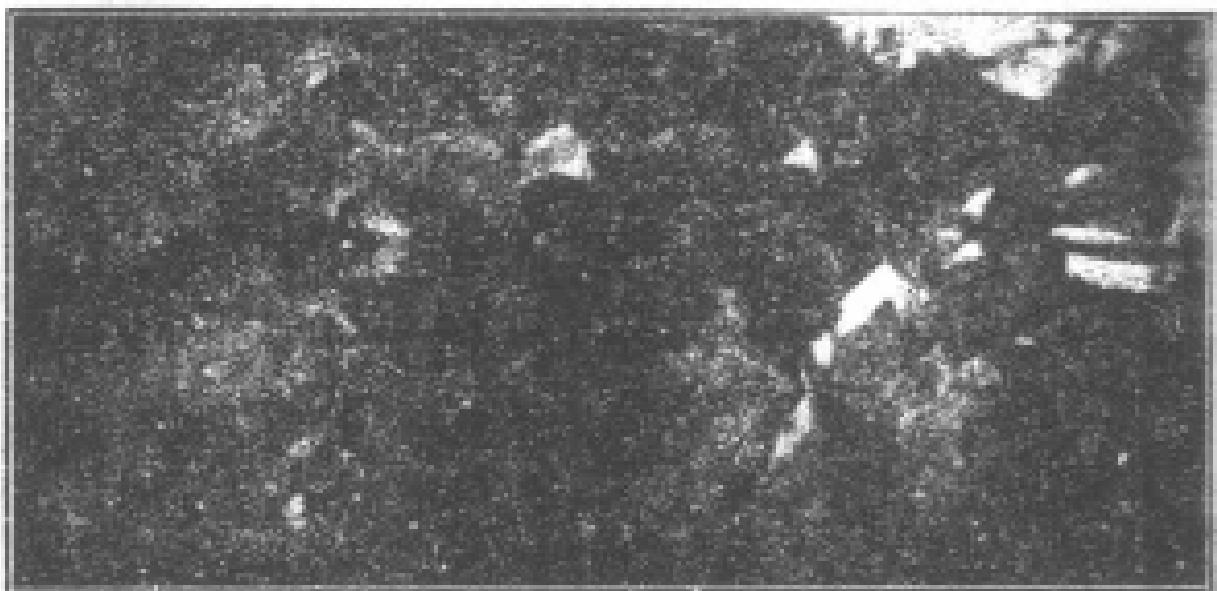
（新嘉坡）（新嘉坡）（新嘉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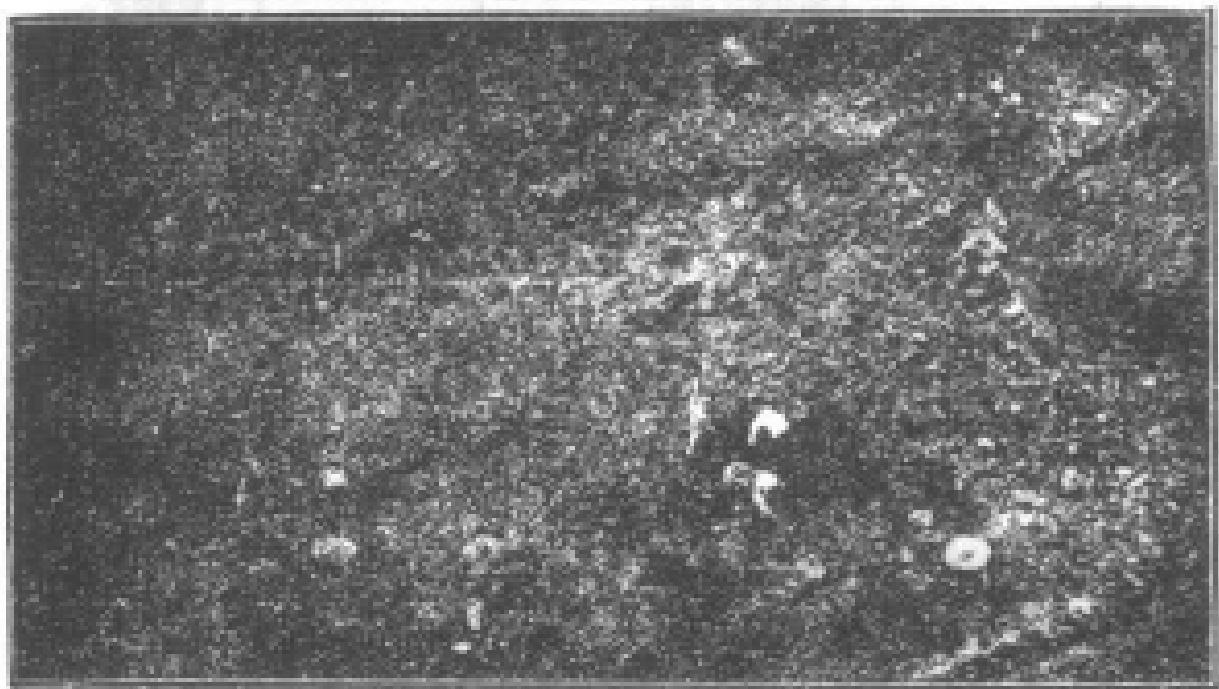
(左) 桜の花と葉 (新西子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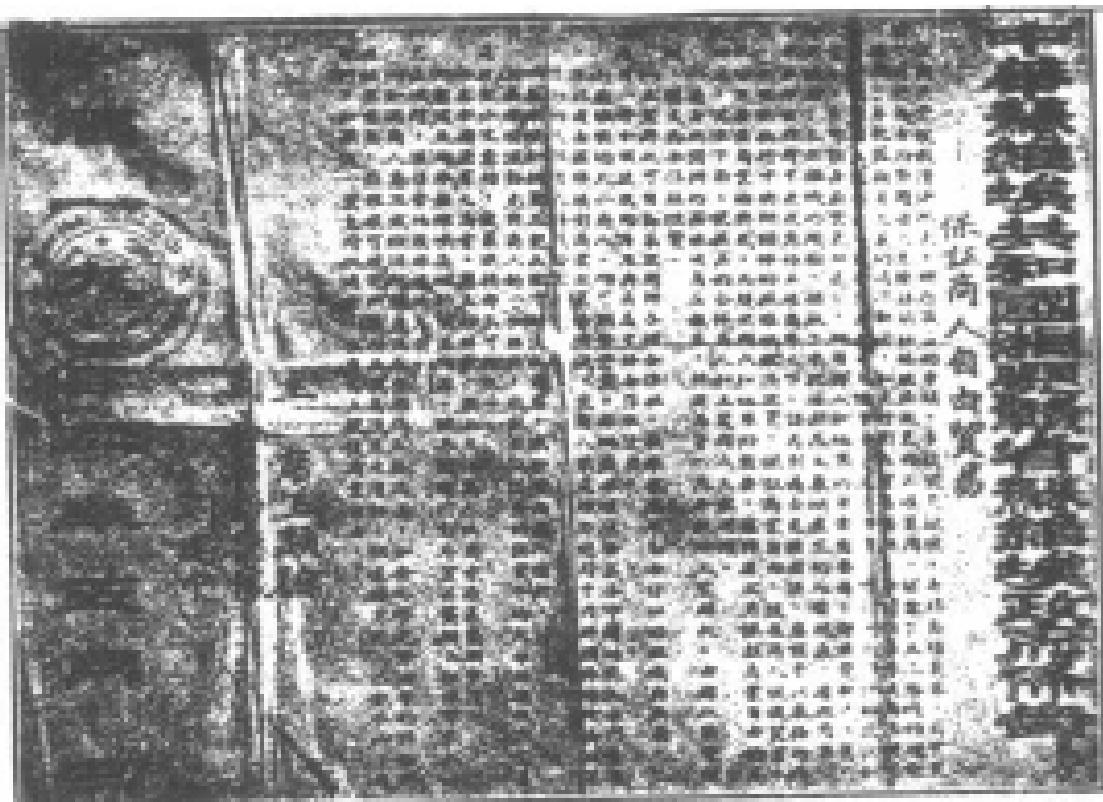
(右) 桜の花と葉 (新西子七)



(左) 桜の花と葉 (新西子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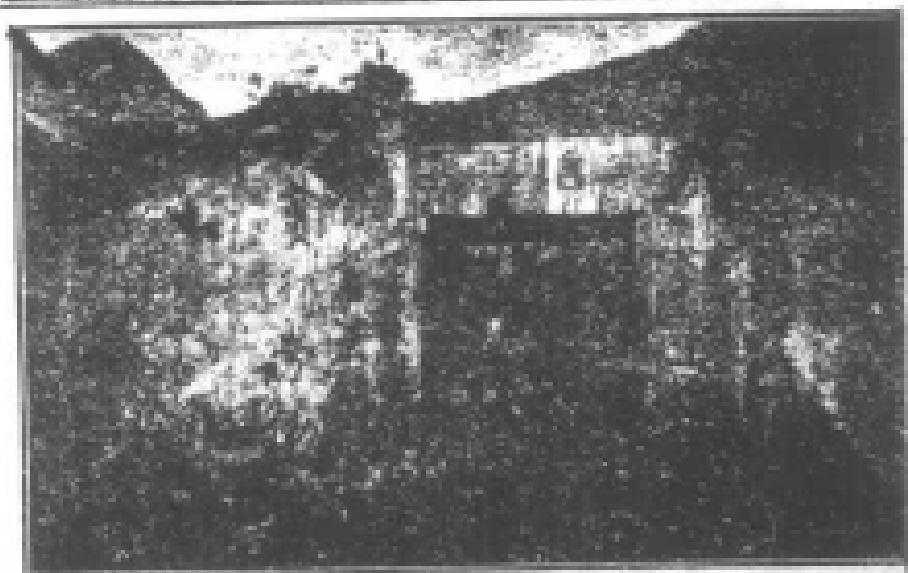
印西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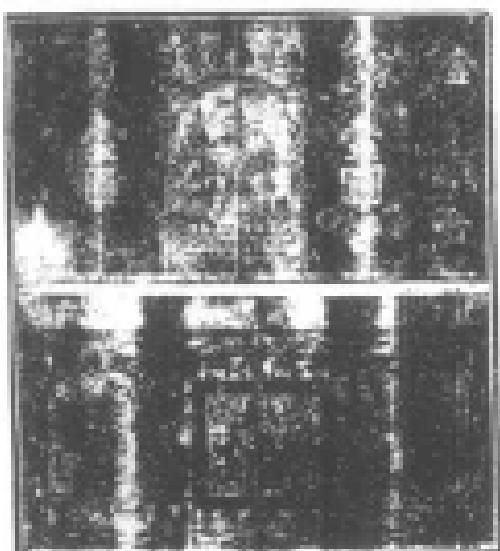
(右) 印西所用上之標記 (櫻花御中)

(上) 以說商人自由貿易之鷲佈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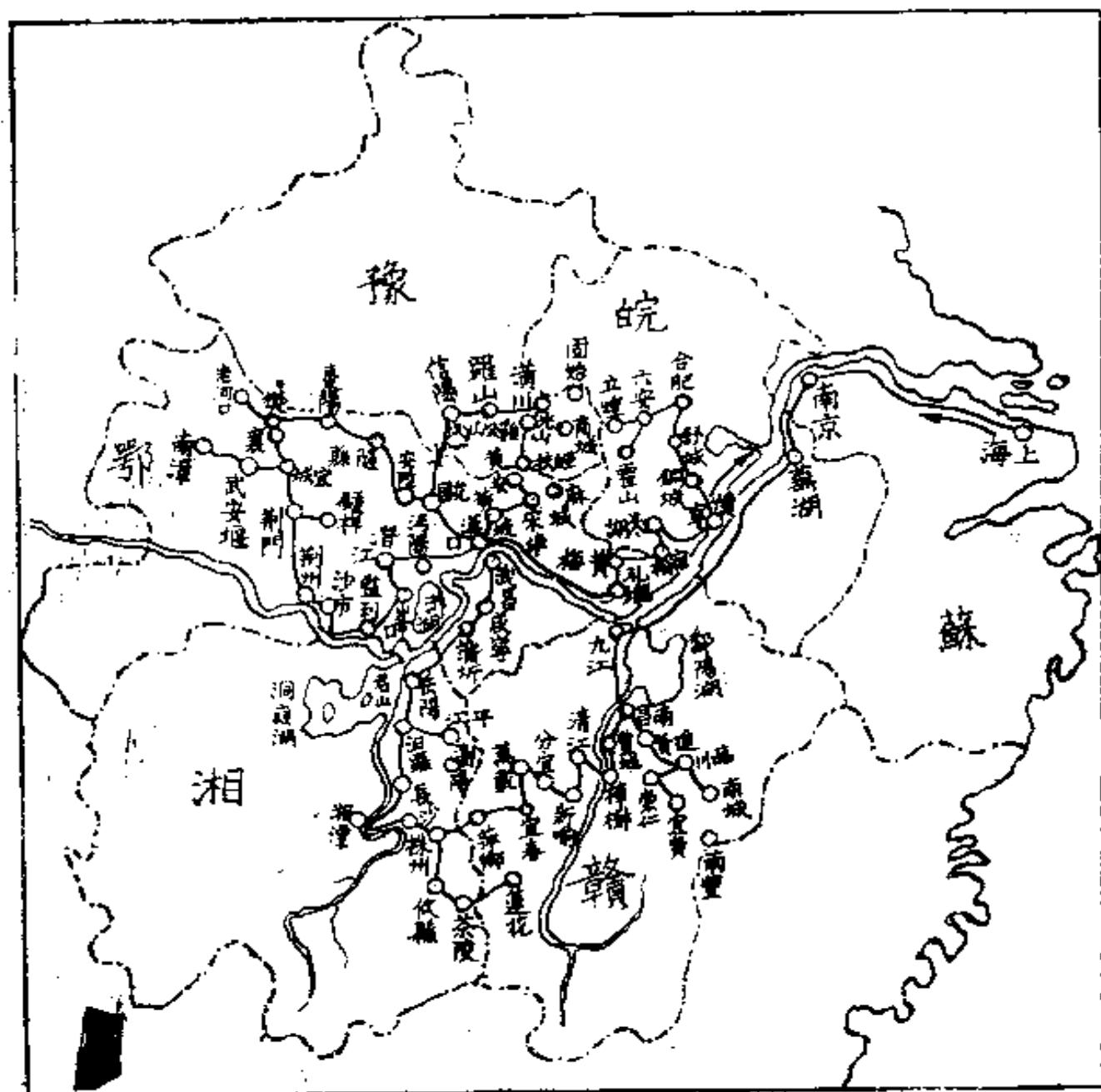
(下) 橫斷之正反面



(右) 少年免稅許之放標



視察路徑地圖



贛皖湘鄂視察記

目錄

張序

自序

插圖二十六幅

視察路徑地圖一幅

- 一 由上海到南昌.....
- 二 軍事中心之臨川.....
- 三 克復後之南城.....
- 四 前線赤化之一斑.....

五	外強中乾之樟樹商業	一六
六	赤軍兩陷清江城	一六
七	縣長口中之災區民瘼	二三
八	萬載劫後之景象	二三
九	赤化六年之慈化鎮	二三
一〇	苛捐雜稅與封鎖赤區	二三
一一	萍鄉落衰之各面觀	二三
一二	醴陵縣城與鄉村	二三
一三	由茶陵赴蓮花途中	四二
一四	劫後蓮花雜記(上)	四二
一五	劫後蓮花雜記(下)	四三
一六	由蓮花至株州	四三

一七	湘潭財政與教育.....	二六
一八	長沙之印象.....	二七
一九	岳陽樓與燈影戲.....	二八
二〇	位居全國中心之武漢.....	二九
二一	人食草根與狗噬人肉.....	三〇
二二	襄漢道上與隨襄近況.....	三一
二三	棗陽農村經濟概況.....	三二
二四	襄樊見聞實錄.....	三三
二五	誓雪鴉片戰恥之南漳藥業公會.....	三四
二六	山南漳過荆門抵鍾祥.....	三五
二七	洪湖附近縣市之情況.....	三六
二八	豫南雞公山與潢川新村設施.....	三七

二九 經扶設縣概況.....	一〇四
三〇 孔壠地痞與黃梅佛徒.....	一〇八
三一 宿松太湖之農村.....	一一二
三二 劫後六安施政概況.....	一一五
三三 夫南妻北之牧羊歌.....	一一九
三四 立煌設縣政費拮据.....	一二三
三五 歸途瑣聞.....	一二七
專漢路湘鄂段管理局車務處對本書第十六篇之更正函.....	一三三
黃梅第二區區長王克念君來函對本書第三十篇之更正.....	一三九

附錄一

附錄二

華北抗日戰地通訊選

一 喜峯口方面

一 到喜峯口前線去……………

二 二十九軍高級官員談戰況……………

三 閻王審案之日軍宣傳品……………

四 戰區疾苦之一斑……………

二 古北口方面

五 石匣鎮視察所得……………

六 地洞中之生活……………

七 前線民衆協助作戰之實況……………

三 漢東方面

- 八 日軍再度進攻漢東.....一七
九 防禦工事築若敵牆.....一七
一〇 難民亂如熱鍋之蟻.....一七

四 從前線歸來

- 一一 人心惶惶之津市.....一九
一二 津濟車中尚見戰事傷痕.....一九
一三 戰訊尾聲.....一九

贛皖湘鄂視察記

一 由上海到南昌

民國廿二年七月一日由滬出發，乘船逆江而上，乘長風，破萬里浪，一種雄偉節奏，令人胸襟爲之一快。此行適值霪雨爲患，江流暴漲之期，鎮江迤東至海，災象顯著之程度，雖已到處可見，但不若西上之漸漸增甚也。行抵下闢，即見江水已與岸齊，無數工人，正在搶險，高築堤壩。離下闢約二三里之一漁村，已爲水淹，數其屋簷屋頂，可得二十餘家；此種慘狀，沿途尤數見不鮮。船停蕪湖時，有許多貧民，各坐盆形小舟，且有懷抱幼孩者，手執一竿，上懸布袋，高舉可達輪舷各層，向憑欄眺望之乘客，乞投網子，哀憐求乞之聲，恰與底層苦力「杭唷杭唷」之運貨呼聲相應。和苦力所運之貨色，多爲洋布洋紗，四人舉起，一人負行，每包重可四百斤，乃至五百斤；年老或幼弱者，力不

勝任，則兩腿顫慄，幾難成步，甚至因使力過甚，腿筋突起，有如雞腸。叩其所得幾何？據云：「碼頭貨色上下船時，均爲工役行所包攬，所雇工役，工資月僅七元，且不供喫。」內地工資之低廉，於此可見一斑。迺顧頭二等艙之乘客，長日閑散，安臥珍食，猶嫌不足；且多呼盧喝雉，下棋聚賭，通宵達旦。更有二三灑君子，公然一榻橫陳，吞雲吐霧，以同在一船中，而景象各異，一至於此，亦可慨已。

安慶及九江之濱江馬路，岸上已可行舟，洋車或行人，則以電線杆爲試步之標識。九江市內之一二三各馬路，水亦沒膝，路人往來，都以小舟代步。二十年大水災時之痕蹟，尙可於各店鋪板上依稀見之，與今相差僅尺許耳。沿龍開河之茶館居戶，有人由二樓窗口中垂竿釣魚，神態恬然，可謂滑稽之至。下船入旅館，突有鴉片氣味，直撲鼻觀，據稱生土由外運來者，已納特稅，可通行無阻。惟私吸烟膏，偶一不慎，被獲，必受重罰云。

由九江至南昌，乘南潯車，原需五時半即達，近因雨阻及運兵忙碌，時間停售客票。車中及所經各站，多貼「剿共救民」「切實保護覺悟來歸之共黨」等一類標語。剿共空氣，由此漸見濃厚。車過永修，洪水瀦漫，面積約在千畝之上。近岸邊處，則見草尖透水，橫直成線，作阡陌形。此一望無

涯之澤國，不知浸沒了若干農民之血汗也。脚有水退秧現之田畝，然禾苗已爛，農民拔舊種新，戚容滿面，不忍卒覩。

抵南昌後，承王枕心先生介紹，見甫由廁共前線歸來之徐君，爲談前方情況，略謂：「匪共爲患，屈指六載，今根據蔣委員長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之主張，熊主席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之辦法，已漸有肅清之希望。最近其黨有所謂『反羅明路線』，而執行國際路線者，雖有『奪取中心城市』、『分散白軍（指國軍）勢力』、『成立百萬鐵的紅軍』、『取攻勢不取守勢』等等口號，但究以餉彈缺乏，徒有虛聲而已。惟彼等宣傳方法頗爲厲害，除發行『鬥爭』、『紅色中華』一類定期刊物，數十種外，每到一處，且遍貼麻醉之標語，退卻時，則用竹片書『士兵不打士兵，窮人不打窮人』之詞句，林立路旁，意在蠱惑我之追兵。無奈一般農民，愚頑無知，利誘威脅，遂至從赤，深中麻醉之毒。且有爲虎作倀者，刺探國軍軍情，暗洩於匪。本人（徐自稱）在蓮花某村，曾向一老農問曰：匪軍已退好遠？彼答不知。再問紅軍好否？彼仍答不知。被赤化後之農民，其狡黠有如此者！」云云。繼又聞南豐、南城兩縣，近始收復，一俟天晴，汽車通達，決先往彼一行。（七、七、南昌）

二 軍事中心之臨川

臨川舊稱撫州，交通便利，土地肥沃，乃贛省一等縣之數一數二者，惟縣境毗連赤區，遂爲中路勦赤軍事之中心。如前方宜黃樂安崇仁南豐南城一帶勦赤軍隊之往還，彈餉之運輸，舍此莫由。赤區難民，亦大多麇集於此。城內人口日增，街市亦頗形熱鬧，惟商店生意，反覺冷落，蓋一般人民之購買力，日漸低微故也。中路勦匪總司令部，設於省立第八中學，其他公所及寬敞私宅，亦多爲駐軍所借居。環城防禦工事，時見增修，行人往來，盤查綦嚴。槍斃敵探共黨之事，幾無虛日。勦匪空氣之緊張，較南昌尤爲嚴重。

據該縣夏縣長談：「剿匪軍事，倏已五載，地方擔負，早已使盡過頭之力，即以佚差一項言，除早前已派無數不計外，最近兩星期內，又已派去千名。縣府羅掘無法，只好懸賞招募，能得佚三十名者，委以分隊長職，月薪二十元，得百二十名者，升中隊長，月三十元。一般富有領袖慾，且稱有軍事經驗者，因出而號召，勉以將事。禾草，則近城三十里內，早爲軍用盡淨，欲尋一株，其可貴有如陽

；
蕭然每當軍隊開拔，索需之紙，仍如雪片飛來，不曰待用甚急，仰卽遵辦，卽云事關剿匪，毋得延誤。
他如臨時征辦之各種捐稅，亦多係討得政府好，失卻民衆心之事，奉行遵辦，尤感棘手。所幸全縣
保甲組織，日臻完善，保衛團訓練得法，堪盡維持地方治安之責；各村鎮電話網亦已完工，若遇匪
警，不致呼應不靈矣。」

廢集此間之難民，全係來自赤區及近赤區，（所謂赤白交戰區）如金谿、宜黃、廣昌、寧都、南城、黎川、資溪、樂安等八縣，據各該縣同鄉會調查，數共五千，贛省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周作孚，向
蔣委員長請得賑洋五千元，在公共體育場點名發放，人各一元，並贈蔣小照一幀，計八日始成事。
難民衣服，多絲織品，老嫗尤多着大鑲大滾，古香古色之服裝，視之幾疑其非近代人，非道地十足
之難民。惟細詢之，則無一而非拋財產，棄田園之中產以上者，殊覺惻然；至中產以下者，雖欲逃亡，
亦無其力，不赤化，即灰色，灰色者易致夾攻之禍，其慘苦更無論矣。

訪友人陸浩東君於總部，詢以前方情況，承示宜黃防線某團長報告，原文論赤軍優劣點甚
詳，大意略謂：「優點有三：一、官長士兵，均有政治意識，故能嚴明軍紀，指揮如意；二、以鏡窺其陣線，

見彼等在戰壕中亦時有開會演說之模樣，可知「軍事政治化」之運動，雖在戰時，亦不放鬆。二、注重宣傳，該匪軍近水樓臺，日受宣傳麻醉，至死不悟，固無動矣。惟彼且將各種標語，或用紙印，隨風吹送，或書木片，順水漂出，以圖赤化我良善軍民，影響不小。三、應戰沉着，彼若取守勢，無論國軍如何攻擊，均不輕易還擊，以致難窺虛實。其劣點亦不僅一端，惟物質缺乏，恐將為其致命傷。蓋自赤區封鎖政策實施以後，每鹽一斤，今已漲價至二元，米一斗三元，生活極苦，衣服亦多破濫不堪」云。嗣友人接云：「總部所設赤軍投誠官兵感化院，所收人數，已多至五百餘，彼方物質缺乏，蓋亦足為離散羣衆之一原因也。」

此間農村經濟狀況，已顯呈半自耕農為中心之小農經濟，入出不敷，多以牛打滾式之借貸及典當，苟延殘喘，其需救濟，迫切可知。但江西省府，所派合作社調查人，前往宣傳組織合作社時，一般農民，反起疑懼，常以農村多設一機關，即多有一筆開消為口實，緩言以謝。故提倡組織合作社之呼聲，高唱雖已多時，但實際正式成立者，僅七處而已。（七十一，臨川。）

三 克復後之南城

臨川南去，漸入赤區，南城南豐今雖收復，駐有重兵，但離城五里以外之鄉間，即有赤衛隊游擊隊，不時出沒。故公路橋樑及沿路電杆，時被燒毀，汽車被劫，尤屬常事。軍事當局，因倡議建設橋頭碉堡，維護交通，不久即可見諸實行矣。

晨由臨川出發，午抵南城，沿途山坡，多植人高松樹，水田早稻，時已豐熟，黃雲萬頃，農人正忙收穫，車入縣之警戒線，無論軍民，均受盤查。下車所經街巷，因有軍事障礙物，多為曲折幽徑，兩旁牆壁，既書標語，且鑿槍眼，直無隙處。入城，又受檢查，且公務人須出護照，商民須出證章。若係鄉村來城趕市者，除胸貼良民證章外，尚須向保甲長逐日領換通行路單。其規則如次：

一、本路單祇限一人用一次，（不限制使用次數，惟使用時間，「只限一天」）期滿仍須繳還保長核銷。二、本路單不准借給他人使用或遺失，違則呈報縣長，以訛匪論。三、本路單在本縣轄境及毗連鄰縣二十里以內，發生效力。四、農民請求發給路單時，須向保長繳納銅元一枚，以爲紙張印刷費，但不得多收或少付。

觀此路單規則，可知接近赤區之人民，既特行動不得自由，且偶爾不慎，即有通匪嫌疑。故一

般鄉人，除不得不賣柴草，以易油鹽雜貨外，餘均視入城爲畏途。例如豬肥欲賣，平時則驅豬入城，以博善價，此時則僅向村中貼條，上書「某人於某日，殺豬一頭，願以廉價，論斤出賣」等語，村人久欲肉食者，屆時因往分鬪。其他雜糧雜貨，亦多以此方式，勉成交易。又所領路單，雖僅規定繳銅元一枚，但實際已多收二枚，竟至四枚者。至所謂之良民證章，係用方寸白布，上書姓名年齡及住址，並蓋一保甲戳記，每張繳費，四五百文不等，遺失則尤糾葛無已。

城內街路，大都狹小，甚且兩旁商店屋簷，相距僅隔二三尺許，光線既不充足，空氣尤難鮮潔。街人則熙熙攘攘，絡繹不絕，析其成分，則以難民士兵，占絕對多數。「吉屋出賣」「良田求售」之招帖，街頭巷尾，時觸眼簾。

乘便趨訪縣府，承某科長出見。據談：「前年匪軍陷城，凡五日，強迫商會，籌款備糧，且利用地窖流氓，向富家蒐索無數衣物，在天一山戲臺上，任意發散，臺下人倘不接受，則大聲叱曰：『爾爲資本家乎？』後見鐵鳥飛至，則作鳥獸散矣。半赤區之田地，已全荒蕪，餘則照常可耕。赤區耕地，初以人口及土地面積爲分配標準，嗣以人少田多，鼓勵生產，又以收百斤抽二十之辦法，集中糧

食。經濟恐慌，曾發五角一元及一元五角三次公債。人民十六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概有吃紅軍赤衛隊之義務。民衆大都敢怒不敢言。望國軍進剿，以解倒懸」云。嗣請其介紹往南豐縣府，彼遙指遠在十餘里外之高山而言曰：「車經此山附近，即易發生搶劫，稍遠，當尤非康莊矣。南豐情形，與此地大略相似，若無要務，可不必往矣」云云。

此地錢糧，除所納正附稅銀兩合元，逐年增加外，且時有公路捐、佚差捐、禾草捐、保甲捐、飛機測量捐等項之徵收。公路縣道所破壞侵佔之田地，應納糧稅，請求豁免，未蒙允許，所受痛苦，尤不堪言。

車離南城北返臨川，約行三四十里，砰然巨聲，車輪忽壞，乘客均避暑於樹蔭下，暗聽他車速至，以便呼救，候至兩小時許，始克如願以償。此處適有一半邊被燒之木橋，乘客問故，司機人笑答曰：「此紅軍破壞交通政策之成績也。」此去數里，有一山村，厥名榮山，五月間，專司破壞交通之赤黨，曾往該村駐紮，附近公路木橋及電杆，多被澆油燒燬。村民因懼橫禍，共釀一豬以獻。首領權得其重，以二十五金爲代價。村民堅辭之。該首領曰：「誠欲辭金，吾等亦絕不受肉。」村民卒僥倖促餐。

金而返。又其時贛閩路南城第三養路事務所全體工人，正在低頭做鋪石工作，一時躲避不及，被詢出工頭何人，旋向工頭嚴重質問曰：「工友月薪只得十二元，而汝獨得十八元，多得之數，非剝削而何？」旋令斃之後為衆工竭力說情，始訓斥而釋之」云。嗣有一武裝同志，正色續談曰：「赤匪為欲收買人心，所施小惠，實不僅此。譬之初到一地，必勵行其「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所謂三大紀律，即一打土豪要歸公，二一切行動要聽指揮，三不拿工人農人一點東西。所謂八項注意者，即一上門板，二捆禾草，三借物要還，四損物要賠，五說話要和氣，六買賣公平，七大便找廁所，八大不搜敵兵腰包。所以一般淺識民衆，不知其為龍絡手段，每易受騙，以至匪化，迨見赤匪揭開猙獰面孔，大幹殺人放火搶家刦舍之勾當時，雖頓悟前非，然已噬臍莫及矣」云云。談至此，風塵飛揚處，救車已趕至，因等入而行。傍晚，始達臨川。（七廿一臨川）

四 前線赤化之一斑

棠蔭屬宜黃，鳳岡屬崇仁，皆為新近收復之要鎮，因乘軍運之便，始得前往視察。